

心香一瓣

# 铭记柿饼情

□ 倪作霖

当你得到他人鼎力相助,得以满足至亲的最后愿望时,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当然是:感恩戴德,永生难忘!

2003年初夏,我在工地突然接到老家三弟打来的电话,说父亲住院了。我问怎么就住院了?三弟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几十年来,家里人习惯报喜不报忧,以免在外的我担忧和分心。在我的急切追问下,三弟告诉我,父亲患了肺癌,且是晚期。癌症晚期的结局人所共知,我泪如泉涌,三弟后面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于是,我急急地做完手头的事,向领导请假。领导准假的同时,还分配一个到同向工地采访的任务。于是,公私兼顾也好,私公平行也罢,我买了当天晚上的火车票,匆匆往家赶。

见到父亲时,瘦削的父亲坐在小竹椅上,时不时地咳嗽,一咳起来脸就憋得通红,喘得令人心碎,咳出的痰带着黑血。父亲一辈子没有住过院,医生确诊后,没几天就出院回家养病了。当时家人和亲友都统一口径,对父亲隐瞒真实病情。咯血的间隙中,父亲强挺精神,对我说:“这么大老远你赶回来干啥,我没事的。”

我说是公出来采访路过,顺道回家看看。虚弱的父亲笑着说,那好,那好,别耽误工作。这一年是我调入新部门不久,工作上刚作出成绩,还在努力上进,任务也较重,因此,没有请长假照顾重病中的父亲。第三天,我就去工地采访,写出《秀山丽水织锦绣》等通讯,在《中国铁道建筑报》上发表,还被《浙江在线》等转载。

一天,四弟打电话说,父亲想吃柿饼。我随口说:“想吃就买呗,柿饼又不贵。”四弟告诉我,镇上,还有市里大大小小的店都跑遍了,就是没有,如果有,多贵都会买的。并让我在当地的城看看有没有卖,有的话买几斤回来。

我跑遍了所在城市的所有大店小店,连个柿饼的影子也没有。第二天,我又跑到沈阳,大超市小卖店问了不少,也是一无所获。服务员告诉我:“卖柿饼是有季节的,现在不是卖柿饼季节。”晚上躺在床上,一幕幕过电影,父母亲养育8个子女,是多么艰难,多么不易。父亲在绝症中,想吃个柿饼,我们都满足不了,多么地惭愧,多么地内疚……满心失落的我冥思苦想,如煎如熬。

深夜11点多,我冒昧地给一位铁建工友打电话求助。工友爽快且满有把握地说:“咱们中国铁建在全国各地都有项目,中国这么大,难道还买不到一斤柿饼来。”

第二天起,接连两三天,我的手机几乎被打爆,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青岛、那曲、漠河、乌鲁木齐、郑州、厦门……天南海北的电话,个个都讲柿饼,但在数十个、也许是数百个电话中,都没有买到柿饼。虽然没有买到,这些认识和认识的铁建工友的暖暖爱心,同样令我感动。

大约一个星期后,五弟打电话告诉我,说我寄来的柿饼收到了。我急切地问五弟,父亲吃了没?五弟说,只吃了小半个。五弟还说,当时爸爸眼睛盯着柿饼,虚弱地断断续续地说:“还是中铁建……儿子……好!”

接着我又问五弟,你看一下,柿饼是从哪里寄来的,是几斤,寄件人叫什么名字?我想着还人情的。过了一会五弟说:地址模糊看不清,好像是西安中铁什么项目部,名字隐隐约约是:倪作霖。是啊,西安是产柿子的地方。我明白了,寄件人是我用的名字寄的。后来,又收到了“西安”邮来的多包柿饼……

父亲虽然已走了13年,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父亲弥留之际,在众多铁建工友的热心相助下,满足了吃柿饼的愿望,还得到了父亲的“还是中铁建……儿子……好”的“遗言”,令我记忆犹新,永生难忘。

惭愧的是,当时没有一一记下好心人的姓名、地址或电话号码,不能一一致谢。借此机会,谨向好心人道一声迟来的谢谢,并祝好心人一生平安。从那时起,我在心里默默地承诺,我也会尽一个“中铁建……儿子”的责任。

作者单位:中铁十九局三公司

花样年华

# 青春无悔

□ 于永峰

风儿轻轻划过脸颊,嘴角扬起微笑,脚下是流淌的小溪,透过清澈的涟漪,溪底的碎石在微微颤动,远处天地相交处,依稀可见一条大河的碧波……这是我梦中的景象。醒来之后,我发现,原来那里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国,有我坚定执着的目标,那里有我绚丽的青春。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开始,在每个醒来的清晨,伸开双手,仰望天空,大口地呼吸新鲜的空气,然后告诉自己:今天的阳光是为我而明媚的,今天的朝气是为我而蓬勃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让我一生受益匪浅。人生里注定充满了荆棘和曲折,而我一直都在前进,因为有一种信念像明灯一样,指引我人生前进的方向,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穿越历史的长河,多少名人志士满怀悲壮豪情,用宝贵的青春诠释他们的人生信条,历史的舞台终究不会忘记,将他们载入史册,引以为鉴,来激励自己,促使自己不断靠拢。伫立于连绵不断的山明水秀之处,望着那意气风发、英姿飒爽的铁建人忙碌的身影,心中感慨:正是他们在漫漫的人生路上,把一条条桥梁与隧道用汗水和心血编织成无数个难以置信的奇迹,把一幅幅工程图纸用智慧和毅力演绎成最迷人的现代风景。

有一种伟大来自平凡,有一种崇敬来自始终如一。铁建人带着他们燃烧的青春和沸腾的热血,在征途上,青春无悔,誓言无声。正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生命的价值,兑现自己的诺言;他们用赤胆忠心展现了当代铁建人的风采,展示了时代先锋的形象;他们用行动践行“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铁建精神,书写下一曲又一曲铁建华章……我很庆幸地选择中国铁建这样和谐美满的大家庭,作为一名普通的铁建人,我想我要走的路还会很长,但无论路途多么艰辛,我的心一直坚定,因为我早已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大桥局五公司



晚霞

江文全 摄

吾乡吾土

# 故乡的桥

□ 张杨子



大路歌台

# 坚守的信念

□ 侯佳冰

寒流来袭,呵气成冰  
褶皱的皮肤在风里战栗  
泥泞的双脚尤在雪中坚定  
热血在刚强身体里奔流  
激情足够融化层层冰雪

苍苍戈壁,骄阳胜火  
沟壑纵横的脸,晒成麦色  
坚实臂膀上的汗水,蜿蜒成小溪  
坚初在金色岁月里烙印  
汗水已然烫伤了一片热土

黎明的曙光尚未降临  
永不弯曲的脊梁已悄然坚守  
奋勇向前的号子响彻云霄  
矢志向前的步伐感动中华  
泥泞的日子里兀自追求  
不为宿命,只为信念

犹记三伏暑天沁人心脾的绿豆汤  
那是苦夏里赠清凉  
又有漫漫冬夜里抵寒御凉的羊毛毯  
这是寒冬里送温暖  
“带安全帽、系安全带”  
安全培训不厌其烦的句句叮嘱  
是深厚情谊,也是人文关怀  
“带着工资,返乡过年”  
临近年关返乡团圆圆的拳拳关爱  
是进取的意义,更是坚守的信念

烟花飞溅,机械轰鸣  
辛苦,但从容脸上记载着心甘情愿  
春夏秋冬,风雨几何  
艰难,但铿锵脚步诉说着无怨无悔

夕阳西沉,暮色苍苍  
映照出依然坚守的剪影  
破碎又清晰  
折射着点点余辉的脸上  
静谧又骄傲

我看不清那五官,只隐隐看到  
在充满力量的坚守背后,那温暖的笑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二公司

你们以前认识么?不熟悉我们的人,聊着天便会不经意间问起,我们相视而笑,摇头。

对方很惊讶,“上大学前,你们不认识,怎么会玩这么好……”

2009年9月,深秋的京城寒风凛冽,来京上大学的第一年,赶上了全球肆虐的甲型H1N1流感。在人心惶惶的校园中,同学们纷纷带着口罩,你若对他说话,他下一个动作定是捂住自己的鼻子和嘴巴。整座学校弥漫着消毒水的气息,宿舍、食堂每天都充斥着刺鼻的酸味。即便这样,还是有同学被查出成为疑似患者。这看似平常的发烧感冒,却在当时的情形下,像一颗定时炸弹一般在整个学校炸开。仿佛一条延伸到世界尽头的裂口,被无形扩张,同学中传出的话,早已比疑似病例严重得多,人们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慌乱。半夜要封校的消息打破了本就不安定的学校,大家提着箱子,争先恐后跑着“逃命”,被保安拦住的男同学,有的甚至挥舞着拳头,出不去学校的女同学就选择翻墙,有的钻铁栏杆,而我,平静地躺在校医务室被隔离着,全身酸软……

“十一”的学校平静且美好,没有了往日

似水流年

# 那年花开月正圆

□ 刘晓雨

的纷扰,病情转好的我,在阳台前晒着太阳,除了咳嗽、流鼻涕外,没什么大事。她哼着歌在我眯眼的暖阳中闪出,“你见到某某了么?他也被隔离了,和你在一层,这些吃的你们一起分享吧,缺什么告诉我。”这是我见到的第一面,自此,直到我从隔离室出来,她每天都会询问我需要什么和我的身体状况。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她的出现,仿佛一泓清泉,汨汨流动,带给我的是春风化雨的清凉和静谧安详的温暖,而这份温暖陪伴了我整个大学时光。

毕业后,我们选择了留在北京,正式成为北漂一族,我们合租一所公寓,一起为了

生活打拼。她去了一家保险公司实习,刚开始,每月微薄的工资只够付得起房租和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那时,一个月下来,想存个几百块钱都是一种奢侈,保险的起薪都很低,是靠卖出去一份保险,才能拿到提成,刚踏入社会的她,没有人脉,也没有关系,只能靠一遍遍打电话,才能卖出去保险。在我向她抱怨上班辛苦的时候,她轻轻地说:“我遇到过言语上的人身攻击、被人轻视、电话拉黑,也遇到过不良客户的多次骚扰。”

记得2014年的冬季,某个客户想了

样大的洪水,上游在河边种西瓜的瓜农们肯定损失巨大。而幼小的我却在盘算,是用绳子去套,用网捞,还是用竹竿去扎才能把这么多西瓜给弄上来。

6岁那年入冬的一天,我和妈妈在亲戚家串门,去的时候天色渐渐阴沉,不一会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回来时,雪停了,妈妈推着自行车,路过那石拱桥时,她放缓脚步小心翼翼地往前走。我裹着厚厚的棉袄,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看见桥下河里的大片沙滩都被白雪覆盖,河水顺着滩涂的缝隙缓缓流着,仿佛有流水叮咚的声音,更远方有叶子落尽的萧索树木,夕阳是一团暖融融的金黄颜色,彩云垂下,一两只乌鸦飞过,如置云端。这幅如梦如幻的美景从此镌刻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直至今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么美,那么温暖的夕阳。

炎热的夏天,父亲会让我跟他一起

搬着凳子坐到桥下,当清澈的河水缓缓流过脚蹻,凉凉的风从四面八方吹来,生活显得惬意而美好。傍晚,周围的街坊邻居在石拱桥边乘凉,大人们聊着天,小孩们吃着甜丝丝的西瓜嬉闹着,我还曾走进大大的桥墩边,抚摸着黑灰色的墙面,嗅着青色苔藓的陈旧味道,想象着也许很久以前有人和我做过同样的动作。这座桥,历经了许多人的童年、青春与苍老,与我们的生命一起延绵交叠、跌宕不休。

如今,作为铁建员工,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桥,然而最不能忘的还是那座故乡的桥。我想,也许每个铁建人的记忆中都会有这么一座桥,它朴实无华,却蕴藏着祖先的智慧,它用自己的沉默与坚守激励着我们先人:时刻铭记责任,为当地百姓修建出贯穿内外世界的心灵通道。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六公司

# 永远的主角

□ 方洪祥

色凝重,连声叹气。其实那抹红色并不显眼,甚至很难引起跟我一样的路人的注意。我想老赵与它的相遇,既出自于习惯,也出自于本能。升旗仪式上的雄浑合唱,铁路大会战时的嘹亮号子,可能早已跟那抹红一起深深地印入老赵的骨子里。“把它好好收起来,按规定回收处理吧。”老赵将五星红旗叠起来递给我,那一刻,我感觉双手像是接过了一团火,一团让我既羞愧又温暖的火。

从炊事班战士到食堂大厨,老妻跟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因为要整天围着锅台转,老妻的生活更多的是平淡无奇。“赶紧去把老妻请过来,这儿没有老妻能行?”正值《永远的铁道兵》放映,书记下达了邀客令。那是老妻头一次坐在项目部的会议室里,刚收拾完食堂,他身上还带有一股油烟味。跟一位老铁道兵坐在一起看《永远的铁道兵》,那感觉就如同坐在电影院里看新片发布会,旁边就坐着电影里的主角。在雪花闪闪的黑白和

彩色画面中,铁道兵们逢山凿路、遇水架桥,在西南大会战,悬崖峭壁上凿炮眼、崇山峻岭中运物资,“铁路禁区”里艰苦的筑路场景让人感慨不已。那晚老妻很激动,有时竟禁不住喃喃自语:“平均每公里就有我们一名战士牺牲,太不容易了!”“确实不容易!”我在心里默默地说。那个夜晚,跟我一样的新兵蛋子们就如同听老妻讲那过去的故事,深深地入了迷。

老赵与老妻退休后,单位中的这个“小众”群体更小众了,可能再过几年,工作中就鲜见他们的身影了。而作为时间长河中暂列“大众”位置的一名“80后”,虽然也处在向“小众”的渐变当中,但能与老铁们有这样一段独一无二的交集时光还是觉得十分幸运。尽管他们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我们之间相处的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子,但在我的那段特定记忆中,他们却是永远的主角。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一公司